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六

野性泰山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富强◎译



TARZAN THE UNTAMED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猿泰山系列（插图本）之六

野性泰山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富强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性泰山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富强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人猿泰山系列之六)

ISBN 7-5004-3128-7

I. 野… II. ①巴…②富…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77 号

NAQ16/12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尾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绘画	李晋
技术编辑	李建	文内插图	李晋 吴璞之 朱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ass.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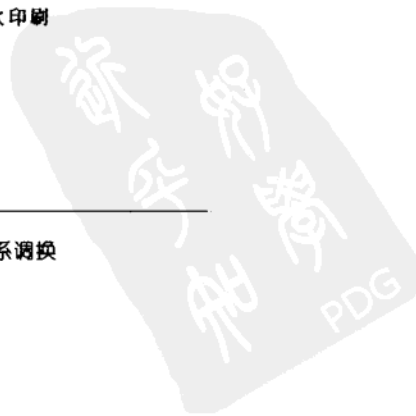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3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谋杀和抢劫	(1)
第 二 章	狮穴	(14)
第 三 章	在德军前线	(30)
第 四 章	狮子的食物	(40)
第 五 章	小金盒	(55)
第 六 章	仇恨和宽恕	(70)
第 七 章	血的告白	(82)
第 八 章	泰山与巨猿	(94)
第 九 章	从天而降	(113)
第 十 章	落入魔掌	(128)
第 十 一 章	发现飞机	(141)
第 十 二 章	黑色飞人	(153)
第 十 三 章	尤参伽的报应	(161)
第 十 四 章	黑狮子	(171)
第 十 五 章	神秘的脚印	(183)
第 十 六 章	夜袭	(197)
第 十 七 章	墙中之城	(208)
第 十 八 章	与疯子共舞	(219)
第 十 九 章	王后的故事	(231)
第 二 十 章	泰山来了	(248)
第 二 十 一 章	在壁凹里	(257)



第二十二章	逃出壁龛·····	(269)
第二十三章	逃离俞迦·····	(279)
第二十四章	英国兵·····	(292)



野性秦山

人猿泰山系列·六

2

第一章 谋杀和抢劫

郝伯德曼·弗雷茨·谢涅多走在黑森林中一条昏暗的小径上，汗如雨下，疲惫不堪。他的头又大又圆，下巴和脖子也很粗大。中尉走在他的身边，少尉海德·璜·高斯则带着几个非洲兵，驱赶着脚夫们走在最后。在这个白人少尉军官的带领下，那些非洲黑人士兵不顾脚夫们早已筋疲力尽，仍用明晃晃的刺刀和沉甸甸的铁枪托逼迫他们向前走。

郝伯德曼身边没有脚夫，自然不像璜·高斯那样可以随便把脚夫们当作出气筒。他只能向身边几个非洲兵发泄他那普鲁士人的坏脾气。然而这时他可得慎重点儿，因为这些非洲兵一个个都荷枪实弹，而他们白人只有三个，并且身处非洲大陆的腹地。

队伍的一半走在郝伯德曼的前面，另一半紧跟在后，这样，对这位德军上尉来说，原始丛林的危险就大大减少了。翘翘起起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赤身裸体的野人，他们的脖子被铁链拴在一块。这就是德意志文明给他的仆役的报酬。这两个野人向导伤痕遍体，淤肿累累，这就是所谓德意志文明的表达方式。

就这样，德意志的“文明之光”在最黑暗的非洲放着光芒，在卑贱的土著的躯体上闪亮；此时，1914年秋天，在“未开化”的比利时，德意志文明有同样作为。

然而，这支队伍在这两个向导的带领下已经迷路了。绝



大部分非洲向导都只有这个水平，他们不是故意的，而是确实不知道。但这时追究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紧要的是，这时郝伯德曼已彻底明白，他在非洲荒野中已失去了方向，而他逮着的向导还不及他本人能吃苦耐劳。气急之下，他想杀掉他们，但最终没有下手，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这两个向导最后可能找到出路，因此，他还希望这两个向导能勉强支撑下去，直到最后一口气。

这两个可怜的家伙同样心存侥幸，一口咬定他们知道方向，于是这支队伍在这阴森森的树林里，走了这条蜿蜒曲折、令人疑窦丛生的小径。而这条小径本是丛林中世世代代的野兽们用无数脚掌反反复复踩出来的。大象从泥沼出发寻找水源的时候开辟出了这条小径。犀牛也曾常在上面胡冲乱撞、耀武扬威。夜晚，则有巨型猫科动物蹑手蹑足地潜行，直到辽阔的平原边缘，在那儿等待最佳捕杀时机的到来。

突然，平原意外地跃入两个向导的眼帘，他们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到了地上。这时郝伯德曼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深不可测的丛林里，他们已绝望地漂泊多日。眼前的辽阔景象，让这些欧洲人恍惚如在天国：小草在微风中曼舞，装点于草坪上的树木如公园中一般整齐，远处绿色的灌木丛蜿蜒伸展，一条小河从旁边流过。

郝伯德曼，这个德国佬，舒心地笑开了。他欢快地向中尉说了句什么，然后拿起望远镜扫视了一遍这块宽广的平原。他们在这块绵延起伏的平原上来来回回飞快地跑了一通，然后走到平原的中心处，在绿草茵茵的河边选了一块地方，歇了下来。

“我们走运了，”谢涅多对他的伙伴说，“你说呢？”



中尉也用望远镜察看了一番，最后把队伍带了过来，到他上司选定的地方休息。

“是的，”他说，“还有个英国人的农场。它一定是格雷斯托克的，因为在这块英属东非的土地上，不可能有别人住在这里。上帝真与我们同在啊，上尉先生。”

“我们在这个英国猪身边神兵天降，而他还不知道他的祖国正在同我们打仗呢，”谢涅多答道，“就让他首先尝尝德意志铁手的滋味吧！”

“但愿他正在家里，”中尉说，“这样我们就能逮着他向内罗毕的克劳特报到了。如果能把著名的人猿泰山抓起来，郝伯德曼·弗雷茨·谢涅多先生可就发达了。”

谢涅多笑了，并且挺了挺胸脯。“你说对了，我的朋友，”他说，“我们两个都会发达的。但是我们还得走很远的路，在克劳特将军到达蒙巴萨之前追上他。我想英国猪猡们和他们下贱的军队一定会在印度洋边上吃上一顿好果子。”

于是，这支小队伍更加兴高采烈地出发了。他们横过旷野，扑向约翰·克雷顿·格雷斯托克勋爵整整洁洁、养护良好的农庄。然而，他们这回注定要失望了，因为人猿泰山和他的儿子并不在家。

夫人珍妮全然不知大不列颠和德意志正在开战，因此无比热情地迎接了这几个白人军官，并吩咐她所信赖的瓦西里人为那些黑人士兵准备盛宴。

远在东方，人猿泰山正从内罗毕向他的农场飞奔过来。他在内罗毕听到了世界大战开始的消息，担心德国人马上侵入英属东非，于是心急如焚地赶回来，要把妻子带走，带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去。他独自一人飞奔着，手下二十个乌黑发



亮的黑人战士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尽管这些黑人战士在丛林中久经磨练，但还是望尘莫及。

形势紧迫，人猿泰山抛下了他身上原本不多的文明虚饰。脱掉了象征这种文明的衣饰，于是，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猿人。

他的配偶正在危急之中——此时他脑袋里转着的只有这个念头。对于此时的他来说，珍妮不是什么格雷斯托克夫人，而是他的雌性配偶。他用钢铁般强壮的体魄赢得了她，也要用同样的力量来保护她。

这时，他已不是什么上议院的议员。在枝叶纠缠盘结的森林里，他轻捷而惊险地从一棵树上荡秋千般地飞向另一棵树；在辽阔无垠的旷野上，他不知疲倦地奔跑着。他只是一头巨大的雄猿，他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已经全然不顾疲倦和危险了。

小猴子们正在林中树上吱吱吵闹，看到人猿泰山的身影一闪而过。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巨大的塔曼戈尼赤身裸体地在丛林中独来独往、猛冲猛撞了。毛发灰白、胡须满面的老猴子们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昏黄黯淡的眸子也开始亮光闪闪。他们回忆起了人猿泰山——森林之神雄踞王位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森林中所有的生灵，无论是那些只在参天巨木下行走于厚厚植被上的动物，还是那些在参天巨木浓厚稠密的树叶中飞来荡去的飞禽走兽，无不臣服于这位森林之神的脚下。

狮子奴玛前一个晚上刚饱餐了一顿，正躺在地上休息，这时也眨巴起黄绿色的眼睛，连黄褐色的尾巴也不禁抽动起来，因为它已嗅到了宿敌的气味。



泰山向西飞奔而过，他并非没有觉察到这些猴子、奴玛和其他各种丛林野兽的存在。人猿泰山在英国入世尚浅，这当然没有使他神奇的感觉能力变钝丝毫。在威严的兽中之王——狮子奴玛觉察到他到来之前，他的鼻子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

他也听到了小猴子的声音，甚至连希塔分开灌木丛轻微的“沙沙”声也听到了，而这些警觉的家伙们还没有觉察到他的到来呢。

然而，不管人猿泰山的感觉多么敏锐，不管他可在丛林中飞奔得多么神速，不管他身上肌肉有多么强壮，他，仍是一个人。时间和空间无情地限制了他，泰山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他又急又怒，归心似箭，但又必须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体力才能跨越前方的漫漫征途。此后，他才能从森林边缘最后一棵树一跃而下，奔向旷野，奔向眼前的目标。

时间一天天过去，泰山心急如焚地赶路。他晚上只睡几个小时，一路上抓住什么就吃什么，即使是羚羊瓦毗或野猪霍塔。他没工夫选择，能填饱肚子就行。

终于，漫长的路途到头了。他穿过最后一片浓密的森林，来到他的农场边，站在平原的边缘，举目眺望他的家。

他全神贯注，眯起眼睛。虽然相距遥远，但他第一眼就发现了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房子右侧的仓库不见了，只看见一缕轻烟，而这时该冒烟的烟囱却没有烟冒出来。

马上，人猿泰山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速度比先前更快。直觉的无名恐惧刺激着他。人猿泰山具有动物般的第六感觉。在到达他的房子之前，他几乎已想象到了房子里是什么模样。



缠满葡萄藤的房屋一片死寂，一片凄凉。仓库荡然无存，只有火焰的余烬。仆人们的茅屋已夷为平地，他们本来一个个身强力壮。田地上、牧场上、畜栏内全都空空荡荡，一无所有。只有遍地人和畜的尸体，以及盘旋其上的几只秃鹫。

恐怖攫住了泰山的心。他从未经历过如此大的痛苦。最后，他强迫自己跨进家门。赫然映入眼帘的是，身材高大的瓦兹姆布，夫人珍妮一年多来的私人保镖，被钉死在起居室的墙上。这惨不忍睹的第一个景象，顿时使人猿泰山的眼前升起一片仇恨的红雾。

屋内被翻得乱七八糟，家具东倒西歪，满地狼藉，地板上血流遍布，已变干发黄，墙壁上、木器上到处都有血手印。这一切都表明在这间狭小的房子里发生过激烈的搏斗。小型卧式钢琴那边躺着另一个黑人战士的尸体，夫人珍妮的闺房门前倒下了三个格雷斯托克的忠实的仆人。

这扇门是关上的。泰山浑身乏力，目光呆滞，默然地、麻木地盯着那块门板。这块门板后隐藏着他根本不敢猜测的可怕的秘密。

拖着沉重的脚步，他慢慢地移向那扇门。手摸摸索索地碰到了门把，又停了几分钟。突然，他昂首挺胸，猛地推开门，跨过门槛，迈进室内。里面有他最珍贵的记忆和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室内走来走去，神情严峻而刚毅。最后，他站到一张小床前，上面有一具失去了生命的躯体面朝下趴着。这具躯体曾随生命、青春和爱情而律动，而今已纹丝不动、寂然无声。

人猿泰山的眼里没有眼泪，只有那创造了他的上帝才知道在他那半野性的头脑中掠过了哪些思想。很久很久，他只



是站在那里，盯着那具尸体，那具烧焦了的、难以辨认的尸体。然后他弯腰下跪，双手托起尸体。他翻转那具尸体，同时心里想着，这是多么可怖的死亡啊！刹那间，他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恐惧与仇恨。

外间房内有破碎的德式步枪，地板上有破烂的、血迹斑斑的军帽。即使不看这些证据，他也知道，是谁入侵了他的家园，是谁犯下了这滔天罪行。

恍惚间他还希望，这具烧焦的尸体并非他的爱侣，但她手指上那枚戒指却无情地摧毁了他最后一丝幻想。

他默默地、无限爱怜而又非常尊敬地，把那具烧焦了的可怜的尸体埋葬在珍妮·克雷顿曾引以为荣、十分喜爱的玫瑰小园。躺在她旁边的是那个伟大的黑人战士，他为了保护女主人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房子的另一边，泰山发现了一些新坟。在这些新坟中，他找到了有力的铁证，证明了是谁在他离开之时制造了这些暴行。

从坟墓中他掘出了许多德军非洲兵的尸首，从他们的制服上找到了他们所属的连和团的番号。有了这些就足够了。是白人军官命令他们下手的，而找到这些白人军官并非难事。

重新回到玫瑰园，站在被德国佬蹂躏的花儿与草木中。玫瑰和草木之间便是他那死去的亲人的坟墓。他站在那里，头颅深深地垂下来，作最后的无声的告别。太阳缓缓地沉没到西边那高高的森林背后。他缓缓地转过身来，踏上漫漫征途，追寻郝伯德曼·弗雷茨·谢涅多和他那血债累累的队伍。

他像一只不能出声的哑兽一样默默地忍受着巨痛。起初这种疼痛使他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他的大脑完全被这场飞来



的横祸所占据，以至于只有一个简单而顽强的念头——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这句单调的话反反复复地敲打着他的神经。这是一种沉闷而悸动的疼痛。然而，他的双脚还在机械地移动，沿着刽子手的踪迹前进，同时，他每种感觉都下意识地处于警醒的状态，防备着丛林中的各种危险。

渐渐地，在悲痛和疲劳中他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如此真实具体，好像是一个在他身边一同前进的人。这种感觉就是仇恨。它给他一定的安慰和舒适，因为这是高尚的仇恨，这种仇恨使他变得高贵，就好像使从前其他无数的人变得高贵一样。这种仇恨是恨德国和德国人。它当然集中在谋杀他的爱侣的凶手身上，但同时遍及德国的每件事物，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这种思想牢不可破。他抬头面向月亮戈咯，举起一只手，诅咒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是他们破坏了他身后房屋内的和平与安宁；他诅咒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子孙、他们所有的人。他默默地发誓，向他们宣战，一息尚存就绝不罢休。

这样做了之后，他差不多立即就感觉到了一种满足。因为此前他的未来充其量不过是一片空虚，而现在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正是对这些可能性的思考，给他带来了欢乐，至少让他那巨大的悲痛停歇下来，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件艰巨的工作，需要他全力以赴。

这时泰山已完全脱掉了象征文明的外在标志，也把他的思想和道德回复到野兽的状态。从前他只是为了他所钟爱的她才忍受文明的虚饰，因为她喜欢这样。事实上，他对这种所谓的文化深感轻蔑。对人猿泰山而言，文明只是意味着对自由从各个方面进行剥夺：行动自由、思想自由、爱的自由



和恨的自由。他厌恶衣服，因为它并不舒适又十分丑陋，只是把东西都包装起来，这让他想起镣铐，想起他在巴黎和伦敦见到的生活和那儿可怜的人们。衣服是虚伪的象征，文明也是如此：在这种虚饰下，人们穿上衣服，竟然是因为对衣服所遮掩的身体感到羞耻，而人类的身体恰是上帝照自己的模样而创造出来的。泰山知道低级动物一旦穿上这种文明的衣服是多么可笑、可怜，因为他在欧洲时看过好几次马戏团巡回演出。他也知道人穿上衣服同样可笑、可怜，因为他出生二十年来第一次看到的人，是同他一样的野人。人猿泰山非常赞赏肌肉发达、比例协调的身体，无论它是属于狮子、羚羊还是人。他无法理解人们怎么会认为衣服比清洁、结实而健康的皮肤更漂亮，外套或裤子比隆起的肌肉、柔和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曲线更优雅。

在文明社会，泰山看到的是贪婪、自私和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他在他所熟悉的原始丛林中所看到的。尽管文明社会赐予了他所钟爱和尊敬的爱侣和几个朋友，但他还是不能接受它。于是，他现在终于如释重负，坚决地抛弃了文明和与它有关的东西，冲进丛林，穿上狮皮，拿起武器。

他左胯上挂着他父亲的猎刀，肩膀上背着弓和箭，一根长长的麻绳卷成一个圈，斜挂在身上。没有这根麻绳的话，泰山就觉得自己几乎全裸，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被突然推入人来人往的大街，而只穿着内衣内裤一般。一根粗重的长矛，他有时拿在手中，有时则用皮条绑在后颈上。这些就是泰山的武装和衣服。那只装有他母亲和父亲的照片的钻石盒子，他一直戴在胸前，直到结婚前把它当作最高级的礼物送给珍妮·克雷顿，而现在不知在何处了。她打那时起就一直戴着



它，但她在她的尸体上面没有发现它。因此，他既要复仇，也要找到那个首饰盒。

长途跋涉到将近午夜时分，泰山开始感觉到了疲惫困乏，认识到即使健壮如他的人也有极限。一路上追寻刽子手，他走得并不是很快，因为他在边走边想，时间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顽强的复仇的决心，并不仅仅要求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他并不十分着急。

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泰山已变成了一只野兽，因而时间这种东西，作为对持续性的计量，已经丧失了意义。野兽只是关心现在；对它们而言，时间永远都是现在，永远都应是现在，完成任务是永恒的追求。当然，人猿泰山稍许有点时间的感觉，但是，和其他野兽一样，当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时，他的行动就不慌不忙，显得雍容大度。

既然已把生命献给了复仇，复仇就成为他的自然状态，因此，他就没有迫在眉睫的感觉，在追寻凶手的路上也用不着急急忙忙了。他之所以没有早早地就停下来休息，不过是因为他那时并不感到疲劳，并且他的意念也全被悲伤和仇恨所占据了。而现在，他意识到他确实累了，于是，他开始寻找一棵大树；这棵大树以前他曾多次栖身其上。

天空中乌云奔腾，一下子便裹住了月亮戈咯。人猿泰山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临。乌云遮掩下的密林深处，黑暗如此浓稠，你差不多可以触摸得到。如此的黑暗令人恐怖，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树枝也“嘎嘎”地折断；风儿一停则一片死寂，使你禁不住胡思乱想，担心潜伏在林中的野兽猛然跃出，向你扑来。对这一切，泰山毫不惧怕，虽然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泰山在丛林中身轻如燕地飞来飞去，尽量避免



与狮子奴玛或犀牛布托发生冲突，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

他最后终于跃上了他在寻找的那棵大树。月亮已完全被乌云吞没，风越刮越大，树木在风中激烈地摇晃，一片怒号和咆哮。泰山攀上一根粗壮的枝桠。这根树枝上枝叶形成了一个平台，他过去常躺在上面睡觉。天越来越黑，厚厚的乌云遮盖了整个天空。

突然，人猿泰山停了一下，鼻翼张开，仔细地嗅了一嗅，然后，像只猫儿一样，一个纵跃跳向另一棵摇晃不止的树枝，又飞身一荡，在黑暗中抓住了另一根，再一个腾空而起，飞向更高的地方。泰山本来想在那棵树枝上好好地睡一觉，为什么要这样呢？

情况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泰山刚一飞离那个平台，就听到一声不祥的嚎叫。这时，月亮暂时露出了脸，映出平台模糊的轮廓和平台上一堆黑影。这堆黑影，只要仔细一看，就知道那是希塔，一只黑豹！

为了回敬它的嚎叫，人猿泰山从胸腔里面也愤怒地咆哮了一声，警告黑豹不要侵占别人的老窝。但希塔根本无意归还，反而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盯着在它上面的人猿泰山，棕色的塔曼戈尼。人猿泰山慢慢地走过去，恰好站在黑豹的正上方，手中握着他父亲留下的猎刀。就是这件武器在过去使他超越了丛林野兽，但他并不愿意使用它。他知道丛林中许多争端，都只是通过怒吼就解决了，并不需要实际的搏杀。实际上，丛林和其他地方一样，威胁与恐吓十分通行、有用。只有在争夺食物和配偶时，野兽才会拼个你死我活。

泰山紧依着树干，向希塔靠拢。

“恶贼！”他叫道。黑豹坐了起来，它白森森的利齿离泰



山正在讥笑的面孔才几寸远。泰山发出威胁的吼声，并用刀子敲打它的面部。“我是人猿泰山，”他吼道，“这是泰山的老窝。滚吧，不然我就干掉你！”他使用的是丛林巨猿的语言，希塔不一定听得懂，但它明白，泰山想把它赶跑。不过，这附近晚上常有猎物出没，它好不容易才选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黑豹遽然后退，然后张牙舞爪，闪电般地扑向泰山。只要这一击命中，泰山的脸就会被撕碎。但事情出乎它的意料，泰山比它还快。当黑豹一跃落地，伺机再扑时，泰山取下粗重的长矛向它刺来，黑豹一个闪身躲开。于是，伴随着怒吼与咆哮，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

黑豹暴跳如雷，一心要决一死战。但每当它要扑上去时，锋利的长矛就迎面刺来；它稍一退却，长矛的攻势就不那么凌厉了。黑豹不顾一切，愤怒已极了，跳上泰山站着的那根树枝。这样，他们就真正面对面，没有退路了。面前这个无毛猩猩，既没有尖利的牙齿，也没有强壮的爪子，而且孤立无援，希塔心想：这下可以一箭双雕了，不但可以痛快报复，还可以美餐一顿。

希塔小心翼翼地沿着那根树枝往上爬，泰山也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一边低沉地吼叫。在他们的重压下，粗大的树枝也弯了下去。这时风儿刮得更加猛烈，丛林中这棵最大的树也经受不起，拼命地摇晃，“嘎嘎”作响，似乎快折断了似的。他们立足的那根粗枝弹起来又弯下去，就像暴风雨里轮船的甲板上下起伏。月亮戈略已完全消失，只有闪电不时照亮丛林，把他们在摇曳不定的树枝上狂野搏斗的身影，像雕塑般地映现出来。

